

安陽縣志

卷十六至卷十九

安陽縣志

篇目

紀一

圖二

表六

志十

識餘一

志原一

金石一

卷目

卷首

凡例
原例

聖製紀

卷一

縣署圖 縣學宮圖

卷二

欽定皇輿表 沿革表 爵封表 明趙王世系表

卷三

職官表

卷四

選舉表 勲封 恩蔭附

卷五

地理志 上 沿革 疆域 山川

卷六

地理志 下 渠田

卷七

田賦志

卷八

建置志

上 城池 公署 倉廩 祠廟 寺觀

卷九

建置志

下 學宮 義學 書院

卷十

學校志

卷十一

典祀志

卷十二

兵防志

卷十三

古蹟志

上 瀆堤 聚河 壘門 曲城 鎮橋 岡驛 鄉里 村原

卷十四

古蹟志

中 官宅 第堂 坊亭 臺樓 庵井 塘

卷十五

古蹟志

下
陵墓

卷十六

人物志

漢 晉 北魏 周 隋 唐 後周

卷十七

人物志

宋

卷十八

人物志

金 元

卷十九

人物志

明

卷二十

人物志

清

卷二十一

人物志

毓寓

卷二十二

人物志 列女上

卷二十三

人物志 列女中

卷二十四

人物志 列女下

卷二十五

循政志

卷二十六

藝文志 上

卷二十七

藝文志 下

卷二十八

識餘 志原

附刊

安陽縣志卷十六

安陽縣知縣路嶺貴 泰補纂

人物志

漢 晉 北魏 周 隋 唐 後周

蓋寬饒

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爲郡文學、以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爲衛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尙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侯司馬、侯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奏眾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

威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廼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廼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廼解。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疆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

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遽氏之高踪，而募子胥之未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慙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王賀

河南通志：漢王賀，魏郡人。武帝時以繡衣直指，逐捕魏郡。

盧府志引

霍 誼

後漢書霍誼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誼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誼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冤結前者溫敎許爲平議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獨踴躍私自慶幸誼問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斯蓋謂大小竄龍醜美之形至於鼻目眾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誼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爲哉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革天應枯旱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災爲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尙蒙天恩豈有冤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爲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

威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諳才志，卽爲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爲羌胡所敬服。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再遷北海相，入爲尙書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以下，莫敢違牾，諛與尙書令尹勲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及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爲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雋，安定太守。

臺 佟

後漢書，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采藥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刑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暴 香

洪适隸釋，漢暴香，字伯子，鄴人，魯孔宙弟子。治嚴氏春秋。按盧府志儒林亦引

魏 桓

魏桓字仲英，隱於洹濱，以清節數被徵，其鄉人勸之應聘。桓曰：「夫千祿求進，所以行志也。今後宮百數，其可捐乎？廐馬千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隱身不出。盧府志

鄭據

後漢書：張酺傳，鄭據，魏郡人。和帝初，爲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盧府志

李暹

河南通志：漢李暹，魏郡人。順帝時，司隸校尉。盧府志

晉

邵續

晉書：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爲成都王穎參軍，穎將討長沙王乂，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穎不納。後爲荀晞參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續子乂爲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旣破，浚遣乂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

以又爲督護。旣而段匹磾在薊，遺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爲國，豈得顧子而爲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又，續懼勒攻，先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文鳩救續。文鳩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鳩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鳩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入散勒邊，掠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旣殺劉琨，夷晉多怨叛，遂率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爲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武邑內史存與文鳩率匹磾眾，就食平原。爲石季龍所破。續先與曹疑亟相侵掠，疑因存等敗，乃破續屯田，又抄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存及文鳩屯濟南黃巾，因以逼疑。疑懼求和，俄而匹磾率眾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虛圍續。季龍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眾出救。季龍伏騎斷其後，遂爲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爲主，勿有二心。」時帝旣聞續沒，下詔曰：「邵續忠烈在公，義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亡身，功勳未遂，不幸陷沒。朕用悼恨於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爲營主。續之忠誠，著於公私。今立其子，

足以安眾。一以續本位。卽授緝。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仇。季龍遣使送續於勒。勒使使徐光讓之曰。家國應符撥亂。入表宅心。遺晉悌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爲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歸遺晉。仍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無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矣。周文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邪。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恥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真卽僞。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釁鼓之刑。囚之恒分。但恨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於館。厚撫之。尋以爲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剋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輒害。冀獲如續之流。初季龍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續旣爲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羣官。續被獲之後。存及竺緝等。與匹磾嬰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屢遣季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弟文鳩。與竺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

奔，在道爲賊所殺，續竟亦遇害。

北魏

孔伯恭

北史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位侍中，幽州刺史，魯郡公。卒諡曰康。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進彭城公。獻文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請援，獻文遣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尙書尉元救之。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內。時攸之、吳喜公等，率眾來援下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密造火車，攻其營。水陸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宋寧朔將軍陳顯達，領眾溯清而上，以迎攸之。屯睢清合口。伯恭率眾渡水，大破顯達。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從清西，與攸之合戰，大破之。吳喜公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宋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大恒等，南討淮陽。宋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皇興二年，以伯恭爲散騎常侍，彭城鎮將，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假東海公。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諡曰桓。伯恭弟伯遜，襲父爵魯郡公。位東萊鎮將，東徐州刺史。坐事免官，卒於家。

周 申徽

北史申徽字世儀魏郡人也六世祖鐘爲後趙司徒冉閔丞中原喪亂鐘子邃避地江左曾祖爽仕宋位雍州刺史祖隆道宋北兗州刺史父明仁郡功曹早卒徽少與母居盡力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不妄交游遭母憂喪畢乃歸於魏元顥入洛以元邃爲東徐州刺史邃引徽爲主簿顥敗邃被檻車送洛陽故吏賓客竝委去唯徽送之及邃得逸乃廣集賓友歎徽有古人風尋除太尉府行參軍孝武初徽以洛陽兵難未已遂間行入關見周文與語奇之薦之於賀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爲賓客周文臨夏州以徽爲記室參軍兼府主簿周文察徽沉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及爲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徽之辭也以迎孝武功封博平縣子本州大中正大統初進爵爲侯四年拜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眾徽獨不離左右魏帝稱歎之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先是東陽王元榮爲瓜州刺史其女壻劉彥隨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爲刺史彥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頻徵不奉詔又南通吐谷渾將圖叛易周文難於動眾欲以

權略致之。乃以徽爲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以五十輕騎行。旣至。止於賓館。彥見徽單使。不以爲疑。徽乃遣一人微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徽又使贊成其住計。彥便從之。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岳之重。恃遠背誕。不恭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實不容誅。但受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不得卽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尙書。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爲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啟請刺史。以徽信治西土。拜假節瓜州刺史。徽在州五歲。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十六年。徽兼尙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二年。進爵爲公。正右僕射。賜姓宇文氏。徽性勤至。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爲姦。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竝寫誦之。明帝以御正任總絲綸。更崇其秩爲上大夫。員四人。號大御正。又以徽爲之。歷小司空。少保。出爲荊州刺史。入爲小司徒。小宗伯。天